

著
Paul Yee
余兆昌

三叔的诅咒

The Curses of Third Uncle

鬼魂列车
Ghost Train

南开跨文化交流中心研究丛书·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

主编 逸霞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跨文化交流中心研究丛书·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

主编 逸霞

三叔的诅咒

The Curses of Third Uncle

[加] 余兆昌 (Paul Yee) 著

宋立君 张燕 译



NLIC2970936430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叔的诅咒 / (加)余兆昌著;宋立君,张燕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 9

(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Curses of Third Uncle

ISBN 978-7-310-04275-3

I. ①三… II. ①余…②宋…③张… III. ①长篇小
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7751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185×130 毫米 32 开本 5.875 印张 2 插页 100 千字

定价:2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逸霞

海外华裔文学近年来备受关注，一是源于其中颇多佳作、精品，昭示着华裔作家们的丰富想象力和迷人的创作才华，二则得益于海内外文化交流日渐深刻，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内很多读者对华裔文学的浓厚兴趣，使得相关作品被频频译介，产生了一定反响。至今美国华裔的不少代表性作品已为国内读者所了解，而与之毗邻的加拿大华裔文学仍罩有一层神秘面纱，国内鲜有翻译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鉴于此，我们策划了这一套“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希望能将那面纱后缤纷的面影呈现一二。

这套丛书甄选的作品主要创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的二十年，这一时期是华裔加拿大作家全面崛起的时期，不仅作品数量日渐丰厚，整体艺术水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佳作屡获加拿大重要文学奖

项,有的成为高校课程选读的文学范本。追溯华裔的英语文学创作,已有近二百年历史,但在北美的土地上,华裔长久以来是相对沉默的族群,他们的书写亦如“自说自话”而鲜少被人关注。但是随着李群英(Sky Lee)、郑霭玲(Denise Chong)、余兆昌(Paul Yee)、崔维新(Wayson Choy)、方曼俏(Judy Fong Bates)等作家的作品面世,华裔的书写开始吸引更多加拿大普通读者的目光,华裔文学成为加拿大多元文化中色彩鲜明的一道风景。现在,当这些作品跨越大洋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悲喜交融的唐人街、波澜起伏的家族传奇、淘金人的魂魄、东西文化的碰撞……独特的景致每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位华裔加拿大作家都在诉说着各自不同却又息息相通的东方情愫。这些华裔文学作品不仅呈现精彩的异域故事,更是异质文化冲突、交融的生动范本。通过阅读,我们或将获得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使我们对东西方文化中某些熟知的或陌生的东西,生发出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受与思考,而这正是一种别开生面的阅读体验。

本丛书的引进,得到华裔加拿大诗人朱霭信(Jim Wong Chu)先生和作家李彦女士的鼎力相助,编者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目 录

三叔的诅咒 (The Curses Of Third Uncle)

1	1
2	25
3	47
4	72
5	89
6	115
7	129
8	141
9	155

鬼魂列车 (Ghost Train)

.....	167
-------	-----

“要是每周都能过一次生日就好了，”丽莲出神地想着，她把脑袋从有轨电车的窗户伸出去，感受着微风吹拂在脸上。“只要爸爸每周都能陪我坐一会儿，我就再也不会抱怨要写作业、要做针线活、要照顾妹妹。要是电车永远都不会停下来该多好啊！”

她朝温哥华港口望去，波光粼粼的碧绿色水面上，一艘华丽的远洋轮船缓缓滑过，高大的烟囱里喷出几缕白烟，向远处环绕港口的群山飘去。

丽莲倚在爸爸身上，闻着爸爸身上清新的肥皂香味，心里感到无比幸福。爸爸看上似乎也有些出神。有轨电车已经穿过了市中心，道路的两旁是孤

零零的高大树木和围着白色尖桩篱栅的宏伟别墅。新开发的西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房屋林立，道路纵横，很难让人相信仅仅在二十五年之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越过碧波荡漾的水面，丽莲看到公园大桥已经越来越近了，不一会儿，码头上的手划船和碎石铺就的海滨小道便依稀可见了。

有轨电车到站了，丽莲和爸爸一起走了下来。丽莲的心顿时像拳头一样收紧了。人群里站着三个中国人，他们穿着中式夹克，脑袋后面垂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看上去很是扎眼。唐人街里的男人们好像都是穿着同一款式的夹克——除了爸爸和其他几个身穿西服脚蹬皮靴的“摩登”中国人。

“快点啊！”丽莲神情紧张地瞥了那三个中国人一眼，然后用力地拉了一下爸爸。一家家男女老少匆匆忙忙地穿过大桥，向斯坦利公园里广袤的森林和田野奔去。丽莲迫不及待地希望和爸爸一起消失在公园里。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喂！何进忠！”丽莲听到好几个声音在喊爸爸，“喂！”

三名男子跑了过来，黝黑的脸庞上挂着愉快的微笑。“在这碰到你了，真是巧啊！”

“哦，是你们这几个家伙啊！”爸爸用低沉的声音喊道，“你们这些懒虫！你们也来逛公园呀？”

旁边的人纷纷扭过头来盯着他们看，丽莲顿时满脸通红。她不由得想，不管她和爸爸去哪儿，要是碰不到几个唐人街里的人，那才叫奇怪呢。她恨不得地上马上出现一条裂缝，让这几个人全都掉进去！

“今天你休息吗？”一个人问道。他抹了抹大汗淋漓的额头。

“是啊！”爸爸回答说，“这是我大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所以我们出来走走。”

丽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好，伯伯！你好，叔叔！”丽莲的嘴巴微微地张了张。和所有华人子女一样，只要遇到认识的成年男子，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丽莲都是称呼叔叔或者伯伯。

丽莲想把爸爸拉到一旁去，可是那几个人却根本无视她的存在。她往后退了几步，把身上的衣服扯平。我的好日子全让这些家伙给毁了，丽莲愤愤地想。我们大老远地过来，可不是为了跟这些家伙在这里站着！难道他们就不知道挪到树阴底下去吗？那样的话至少别人看不到他们。

丽莲怒冲冲地瞪着那三个人，但是他们正聊得

起兴，没空搭理她。丽莲真想一走了之，但是她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真的拔腿就走，肯定会给爸爸留下很坏的印象。

“广东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我听说朝廷已经开始慌了。”

“又有几批军队加强戒备了。”

“你怎么样啊，进忠？你害怕吗？”

害怕？丽莲愣了一下。有什么会是连爸爸都害怕的？

但爸爸只是笑了笑。“那些水手说的话你们都信呀？”

“不，听我说，老何！”这些人降低了嗓门，急切地说，“这回可能会有危险！这次闹革命，可真不是闹着玩儿的！”

“趁着现在还能逃出去，赶紧逃！”

“朝廷可不是软柿子，可千万别大意啊！”

丽莲仍然在摆弄着手指，不过现在她竖起了耳朵，想听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一名男子朝丽莲瞥了一眼，然后用胳膊肘轻轻地推了推旁边那名男子。马上，他们就改变了话题。

“七月份一直都这么热吗？”

“看哪，天空多么清澈、多么蓝啊！多漂亮啊！”

丽莲假装打了个哈欠，但心里却是怒不可遏。现在她再也无法搞清他们到底是在害怕什么了。“革命”是什么意思？要是现在手里有把剪刀的话，我一定会跑过去把他们的辫子全都剪掉！咔嚓，咔嚓！那样的话，他们看上去就不会显得那么奇怪了，白人兴许就没那么讨厌中国人了。

突然，铛、铛、铛，铃铛响了起来，有轨电车开始启动了。

“唉呀！”那几个人喊道，“车子已经开了！喂，等等！等等我们！”

三个人慌忙跑了过去，一边大喊一边像挥舞国旗一样使劲摇着他们的帽子，一条条长辫子在他们身后乱舞。车上的乘客们全都扭过头来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丽莲心里不由得一阵苦笑。每个人都在看他们的笑话！那三个人就像是三头被暴风雪吓怕了的猪一样，慌不择路。他们都是白痴吗？

爸爸冲他们挥了挥手，大声喊道，“保重啊！明天我会去找你们的！到时候再聊！”

丽莲早就走开了。有时候，她的这个爸爸可真是蠢得无可救药。

“阿丽，等等我！”爸爸喊道。他跑了几步，追上了丽莲。“真是奇怪，竟然会碰上这几个家伙！”他

自顾自地想着，“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提前知道我们要到这里来。”

他伸出手去，想要拉住丽莲的手，但是丽莲气冲冲地把他的手甩开了。

“哦，那就对了，今天你又长大了一岁，”爸爸感叹道，“长大了就不能再牵我的手了。你今年多大了？”

你自己算去，丽莲愤愤地想。今年是1909年，而我是1895年生的。只要做一道简单的减法就能算出来，我今年十四岁了！

每年过生日，爸爸都要问丽莲多大了，这让她大为光火。虽然爸爸很少跟她聊天，可丽莲是他的大女儿，他怎么能连自己的大女儿多大了都总是记不住呢？丽莲也曾经想方设法要爸爸多关注自己一点，但爸爸实在是太忙了。只有今天是个例外。当爸爸跟她说要带她上斯坦利公园去玩时，丽莲高兴得蹦了起来，因为爸爸还从来没有单独带她出去玩过。对她来说，这次出游就是一种奖励，是爸爸给她的奖品，兴许还是爸爸对于这么些年来父女之间少言寡语的一种补偿。

丽莲跟着爸爸一起，默默地穿过一片树林，从一群群野餐者身旁走过，又翻过一个绿草葱葱的小

山丘，迎面而来的是一股从港口吹来的微风。虽然公园的草坪上有几条长长的花坛，里面开满了向日葵，但是丽莲却闻不到向日葵的芳香。她闻到的只有海草的咸腥味，这让她不由得皱了皱鼻子。一阵大风吹过，把她的裙子掀了起来，爸爸也一把抓住了自己的帽子。两人拐了一个弯，朝巨蛋游乐场一路小跑过去——那里传来了一阵哀怨的风笛声。丽莲看到门口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苏格兰高地运动会”，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各式奖杯和徽章。

紧接着，丽莲的眼睛被苏格兰格子短裙吸引住了。看上去真滑稽，不过还是挺酷的，丽莲暗自思忖。男人穿裙子，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她想象着爸爸穿裙子的样子，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如果真是那样，会不会引起唐人街的轰动呢？

丽莲穿着一条及膝长裙，裙摆里面热气腾腾，汗水顺着大腿往下流，感觉粘糊糊的。她赶紧甩了甩裙摆，好进些风。虽然已近中午时分，酷日当空，但是女士们都还穿着拖地长裙，不过有的撑起了阳伞，戴的也都是宽缘帽子。

丽莲四下张望了一番，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熟悉的面孔。她知道，在这里是不可能见到班上那些华

人同学的，因为这里是那些高傲如苏格兰社团成员的人们野餐之地。丽莲有些好奇地想，如果班上坐在自己后面的苏珊·麦凯在这里看到我，敢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跟我打招呼呢？为了这个特殊的场合，男孩们都穿上了熨得笔挺的衬衫配灯笼裤，而女孩们穿的是雪白的无袖连衣裙。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家里也不是这么穷，丽莲不无嫉妒地想着，我也能和她们穿同样的衣服。

第一个比赛项目开始了。地上摆了好些电线杆粗细的木头。第一个上场的选手一脸红色的络腮胡子，个头又矮又壮，看上去像一个啤酒桶。他走到一根木头前，蹲了下去，抬起了一端，然后慢慢地举过头顶，站直了身子，撑住了木头，再往前走。每走一步，他都要把木头抬高一点。等他走到木头的另一端时，这根木头已经几乎是直立的了。

接下来，他暴喝一声，把木头托了起来，只见木头猛地往上一蹿。丽莲吓得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观众们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往后退。木头在空中晃来晃去，红胡子使出了浑身解数，不让木头掉下来。

“投啊，投啊！”观众们有节奏地喊道，“快投吧！”

红胡子一声大喊，把木头扔了出去。木头在空中翻了一下，然后一声闷响掉到了地上。几名裁判急忙跑上前去测量红胡子投掷的距离。爸爸一边鼓掌，一边跟其他人一起大声喊道，“太棒了！太棒了！投得好！”

爸爸咧开嘴，冲丽莲笑了笑。丽莲也鼓起掌来，但是她能感觉到，其他观众都在扭过头来看他们俩。丽莲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恐慌，我和爸爸是不是太显眼了？

不过这次丽莲可不在乎。我们的穿着打扮跟别人没什么两样，我们也是说英语，凭什么我们就不能鼓掌？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叫好？要是让爸爸去比赛，准能比谁都扔得远！丽莲骄傲地抬起头看着爸爸，更加卖力地鼓起掌来。

爸爸轻轻地推了一下她的肩膀。“快点儿，跟我走。我带你去看样东西。”

“去看什么，爸爸？”丽莲加快了脚步，跟在爸爸身后穿过了草坪。“我们要去哪儿？”

“去看一样很特别的东西，一样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是什么呀？是在动物园里吗？”

“动物园？那是我们的起点。”

什么起点？虽然爸爸没有停下脚步，但丽莲还是围着爸爸不停地转着圈。爸爸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逗过她！

“快看啊！是猴子！”丽莲冲到了一个笼子跟前，里面有好多猴子，有的在蹦来蹦去，有的用尾巴挂在笼子上晃来晃去。她仔细打量着一张张小猴脸，想数清到底有几只猴子，可是猴群早就一哄而散了。丽莲感觉到爸爸站到了自己后面。“这就是你想要带我来看的東西吗？”

“这些小家伙？”爸爸摇了摇头说，“不，不是它们。不过你先等会儿，这个你拿着。”

爸爸刚才到卖花生的小摊上去了一趟，他拿出一袋花生来递给丽莲。“今年你的生日，我就只有这个给你了。爸爸对不起你。”他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脚。

丽莲瞪大了眼睛看着爸爸。爸爸还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对不起！去年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往桌子上扔了一支自来水笔，嘀咕了一句“给你的”就走了。但是今年，他不但带自己出来玩，这会儿还跟自己面对面聊上了！

“谢谢你，爸爸。”丽莲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非常感谢！”

但是爸爸根本就没有在听她说话。他一边闻着微风的味道，一边看着人们兴高采烈地在缓缓流入海豹池的水沟两侧跳过来跳过去。露天舞台上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乐团，他们刚开始演奏一首曲子，海豹就集体发出了一声长啸。爸爸一通哈哈大笑，然后在前面带路，往树林里走去。

丽莲跟在后面。“我们是要……”

“嘘！别把它给吓跑了！”

一条蜿蜒的小路伸向了树林深处。绿荫遮盖下，凉风习习，传来阵阵芬芳。丽莲抬起头来看看着树冠，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下来，像珠宝般闪闪发亮。四周的鸟儿啾啾地叫着，树叶沙沙地响着。爸爸带着丽莲一直走，一直走。

“看！”爸爸突然轻声对丽莲说，“就在那里！”

丽莲屏住了呼吸。那是一只孔雀！尖尖的羽冠立得笔直，褐色的羽毛上布满了小斑点，身后拖着一个羽毛繁密的大尾巴，看上去像是一把笏帚。丽莲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孔雀！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古代的皇妃，高昂着头颅，拖着轻柔的长裙，在优雅地漫步。爸爸蹑手蹑脚地跟在孔雀后面。

“哇！快看！阿丽，快点过来！快点！”

就在那一瞬间，小路上绽放了一朵半圆形的花